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残雪研究

Can Xue Studies Zhuo Jin

卓今 /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残雪研究

Can Xue Studies Zhuo Jin

卓今 / 著

CB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残雪研究/卓 今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04-6028-0

I. ①残… II. ①卓… III. ①残雪—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4564号

残雪研究

○-----

作 者: 卓 今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雪琳

装帧设计: 宋归湘

排版录入: 佳芸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制: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1.75

字数: 45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028-0

定价: 45.00元

○-----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残雪的成长历程与艺术精神

第一章 残雪的成长历程 /002

一、地方性遗传与个人气质 /002

二、时局动荡与家庭磨难 /010

三、想象力的训练 /017

四、以文学为突破口 /025

第二章 残雪小说生发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内涵（一） /031

一、虚构与想象 /031

二、日常感知与形象的类型化 /037

三、底层经验 /045

四、《黄泥街》的形成 /050

五、《黄泥街》第一稿 /052

六、修改后的《黄泥街》 /054

七、《黄泥街》的传播 /059

八、“追随她表演”的友人、亲人 /062

第三章 残雪小说生发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内涵（二） /069

一、西方经典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069

二、自我意识的觉醒 /076

三、巫楚风格与现代主义的默契 / 086

第四章 残雪式风格与残雪小说的整体构成 /097

一、三个短篇：《污水上的肥皂泡》《公牛》《山上的小屋》/097

二、86 系列 /102

三、《苍老的浮云》：非主流意识形态与独立精神个体 /110

第五章 1987—1988 年，有关残雪小说的争论 /117

一、评论家的审慎与沉默 /117

二、一头“公牛”引发的一场争论 /123

三、吴亮、唐俟、沙水，关于“一个臆想世界”的争论 /128

第二编 残雪小说的文本特征

第一章 第一次突围——《突围表演》及其他 /136

一、《突围表演》的双重涵义 /136

二、X 女士、Q 男士及五香街群众的集体突围 /142

三、被中途打断的“思想汇报” /157

四 “最后的情人”突出重围 /160

第二章 第二次突围——与西方经典的深刻对话 /164

一、来自内部的困扰 /164

二、经典解读与自我解读 /169

三、理解卡夫卡 /171

四、解读博尔赫斯 /178

五、卡尔维诺的艺术生存 /185

第三章 残雪文本叙事的深层体验（一）——以小说集《暗夜》为例 /197

一、移居北京 /197

二、《暗夜》小说集（2003—2006年）/199

三、以描述者的视角 /204

四、描述者自我发现的过程 /216

第四章 残雪文本叙事的深层体验（二）/220

一、结构：解构中的建构 /220

二、文体的“实验性”特征 /224

三、艺术创作与艺术精神的磨合：以《天堂里的对话》《痕》为例 /230

四、“实验”的自由度与叙述的矛盾性 /236

第五章 残雪对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实践 /244

一、残雪小说的语言特色 /244

二、语言的提纯 /255

三、小说语言层面的讽寓、悖论、象征、含混等特征 /266

第六章 残雪小说文本的意象与意蕴 /277

一、背景材料说明 /277

二、结构与意蕴层 /280

三、“凝视”作为一种阅读方法 /285

四、意象并置与隐含意蕴 /289

第三编 残雪小说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第一章 残雪小说的艺术精神 /300

一、新一轮文学自性之后的先锋派主力 /300

二、创作实践中的“新实验文学”特征 /306

三、女性主义文学与作家的主体性 /311

四、纯文学态度：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 /317

五、存在于文本中的精神分析学 /322

第二章 残雪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329

一、思想资源的世界性 /329

二、创作主题的超前性 /335

三、艺术审美的独特性 /342

四、叙述的多维度开辟与超验世界探索 /348

第三章 残雪与卡夫卡比较研究 /355

一、卡夫卡在中国 /355

二、残雪与卡夫卡的相遇 /359

三、残雪与卡夫卡的趋同性 /368

四、残雪与卡夫卡的差异性 /375

第四章 主体性与精神图视 /381

一、内部机制的训练 /381

二、人性欲望的穿越 /384

三、童年的某些片断连缀起来的精神碎片 /391

第五章 被抽象了的世俗体验 /399

一、即兴写作 /399

二、网友 /403

三、“地洞”里的“苔藓装置” /413

第四编 残雪研究的研究

第一章 国内对残雪的研究 /418

一、时间的划分 /418

二、早期残雪研究（1985—1998 年）/426

三、近期残雪研究（1999 年之后）/433

第二章 国外的传播和研究 /443

一、国外残雪传播和研究现状 /443

二、日本残雪研究 /448

三、欧美文学界对残雪的关注 /457

附录

残雪主要著作目录 /468

残雪研究专著和论文要目（1986—2011）/471

一、部分博士论文 /471

二、部分硕士论文 /471

三、期刊、报纸论文要目 /473

第一编

残雪的成长历程与艺术精神

第一章 残雪的成长历程

一、地方性遗传与个人气质

1990年6月，残雪应邀访问日本期间，日本作家日野启三与残雪进行对话，谈话涉及残雪这种不可名状的写作状态，日野先生猜测，依照残雪的情况，有些东西，可能是“在灵魂的真实中存在过来的地方性遗传”。残雪的写作模式有许多不可知的领域，“地方性遗传”用在残雪的写作实践中很合适。体现在残雪身上，应该是风俗上的遗传和文化上的遗传两种东西的混合。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在众多湘地作家的身上，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仅仅只是风俗上的遗传，仅仅是表层，无疑与神汉巫婆相差无几；倘若只是文化上的遗传，就失却了想象力与活泼的生命气息。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应当就是精神气质的遗传，即湘学中的原道精神与巫诗传统。

风俗上的遗传。在湘楚之地，人们自古就喜欢用一种“非现实”的东西来表达自由的想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锦帛，画面表达的也基本上属于非现实的东西，人、神、鬼、怪共处一个画面，飞天的龙凤下面，是人间的烟火，世俗之下有匍匐在地的怪兽，理想和现实、世俗和虚无并置在一个画面。描绘的是一些人生中想要达到却不能达到的快乐的、自由和谐的世界。它可能算是中国比较早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它对当时中原文化的“黄钟大吕”形成必要的补充。先秦两汉时期的江南，是化外之地，水乡泽国，到处布满了瘴气毒虫，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人们在现实中积蓄下来的难题总得寻找消解的渠道，人们的精神和意

志转向了对人类潜意识的笃信，寻求超自然的力量。于是，鬼神巫道在南方盛行。湘楚之地的开发比吴越要晚一些，加上历史上从来就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巫楚之风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地方的传统，巫神盛行，家家都供奉巫傩，人人都信鬼神。到了20世纪末，这些传统慢慢地被现代文明消解，但在湘西和湘南，尤其是湘西，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人们仍旧持续地传承着傩戏、巫术、放蛊等等神秘事物，这些神秘事物的坚定信仰者大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这大约正是日野启三所说的“地方性遗传”。这种遗传在具有文学天赋的残雪身上尤为突出，反叛、故意的“非理性”、与现存的东西对着干。当这些潜质遇上了西方现代主义，它会不自觉地构成一种心灵默契。外婆常常半夜起床拿着木棒赶鬼，用唾液治病，编造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幽默故事……外婆每次驱鬼或者搞这些巫神活动时，残雪常常就站在一旁看着，有时候也参与。残雪回忆她那时与外婆一起赶鬼的情形：“天井里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执木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弓着驼背，做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随着她在新垦的菜地边蹲下。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这几缕白烟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也许是为了配合这种神秘的氛围，残雪产生出的幻觉。也许是残雪觉得，干着“驱鬼”这种活动时至少在外观上与常人有所区分。最让残雪神往的是那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法师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外婆的描述后更加神秘。

外婆：我们老家有个舅舅，从一个和尚手里得到一件背心，穿上之后冬暖夏凉。

残雪：要是我有一千块钱，马上去买一件那样的背心。

外婆：那种背心是买不到的，只有法师才有。

湘楚之地，巫师和道士是一种普遍的职业，很多情况下是巫道不分，甚至佛

教中有些可用的成分也被吸收进来。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使得湘地民间的法事形成一道很奇怪的风景。他们穿着道士的服饰,那种背后画有八卦图案的大氅,宽袍大袖,手执拂尘,束发高冠,颇有仙风道骨之感。口里念诵着佛陀的梵文和《金刚经》,其肢体动作却完全是巫师的那一套。与鬼神沟通,跳着夸张的舞步,呈现出一种迷狂状态,情感汹涌,表现出与鬼神沟通和交涉时的复杂过程。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通过这种非理性,表达一种“灵界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达成平衡。对灵界的无穷奥妙的探索,沉迷其中,现实中的诸多不幸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文化上的遗传。战国时期,楚国屈原的《离骚》就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表达形式就是一种“非现实”。他身着兰芷、荃蕙这样的鲜花香草,驾驭着八条虬龙拉的车,有赏心悦目的九歌韶乐为伴,有彩云霓虹为旗随风而飘扬,在浩渺无垠的高空中自由遨游。非常的艺术化,纯精神的表达。南方楚地的《楚辞》这种浪漫主义和夸张手法与北方严谨现实的《诗经》形成对照。湖南作家群体在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具有独特的气质,不仅在语言、结构、题材上,这种气质更多地体现在叙事态度上。沈从文、周立波、丁玲、韩少功、残雪、孙健忠、彭见明、莫应丰、黄永玉,他们的作品是湖湘文化与巫楚魔幻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奇特混合体。如果仅仅只是神魔和梦幻,无法塑造成体系,湖湘文化遗传中同时又存在理性的一面,历史上,湖湘学派主张“体用合一”、内圣外王,其理学精神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其中。湖湘学者常以人道为出发点,由人道及天道,再建立宇宙论的哲学体系,这就构成了真正彻底的天人合一体系。又加上湖湘学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历代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注重总结前辈先贤的思想文化遗产,形成一种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湖湘精神”¹。从后来大量出产的思想家来看,湖

1 学者罗福惠与饶怀民各将湖湘文化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征。罗福惠说:第一,文化中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各个层次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大都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家;第二,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集中表现为珍视和总结前代乡贤的思想文化遗产,尤为重视哲学;第三,学风盛炽,士人刻苦自勉;第四,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强韧,卓厉敢死。饶怀民说:第一,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湘学人都有探索宇宙本源的原道精神，从而具有超前深达的学术思想。从屈原的《天问》开始就具有一种深度地追问生命本源的精神，贾谊的《鹏鸟赋》，柳宗元的《天对》建立了深厚的思想源头。之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儒家之道的重构，胡宏、张栻的以“性”为世界本源的“性本论”，到王夫之的“器变道亦变”；从魏源的“技可进乎道”，到谭嗣同的兼容古今中外的仁学之道，在学术传承传上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各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湖湘士人在个人的道德心性修炼以及外王事功方面，都注重站在前人的学术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和发展。残雪的小说属于精神分析类小说，同样存在着“原道”、“探源”的核心精神。

在风俗的遗传上，残雪的外婆起到了关键作用。外婆是一位苦命的旧时代妇女，生育了十一个子女，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即残雪的妈妈李茵和她的妹妹，其他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根据现代医学判断，多半是因为感染了“剪刀风”。所谓“剪刀风”，是永州当地的一种陋习，产妇生下孩子后需用剪刀剪断脐带，人们将产妇用过的东西视为不洁之物，通常这种“秽物”都被丢弃在墙脚，等下一个孩子降生时再拿出来，锈迹斑斑，未经消毒处理，婴儿被感染后死亡。所有的噩运和魔咒都由产妇来承担，这样的女人被家族和乡邻唾骂，外婆背负着“扫帚星”的名声，对外人低眉顺眼，对家人忍气吞声。残雪的外公抽鸦片，家里负债累累，他将残雪的外婆砍了六刀之后，在外流浪，后来被日本鬼子追赶，被逼到塘里淹死了。

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外婆总是把大自然的危险轻描淡写：“茅厕里盘着一条蛇。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她一动也不动，沉思地支着下颌，浑身散发出干柴的气味。”“如果蟒蛇追你，你就绕到它后面去，我有一个表伯，被一条蟒蛇缠住了

责任感，大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第二，民心刚正质直，士人讲求和注重气节；第三，民性朴实勤勉，刻苦耐劳，勇于任事，具有一种实干精神；第四，民风强悍，士大夫都有一种大胆开拓的创造气魄和投身于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两者基本上表达了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这些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引自《麓山论史萃编》，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编，1988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下半身，他用手心接住伤口流出的血，将衣袋里的一包雄黄倒进去，蟒蛇舔吃之后，立刻就死了。”外婆在幻想中已经战胜了蟒蛇。残雪回忆：“后来我睡着了，看见天上挂着的那些水珠发了疯地往下掉，整个夜空亮成夺目的一片。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已在铺上。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梦游？这事永远是一个谜。”无论多么艰难，外婆总有能力将凶险化解。外婆是湖南永州人，永州¹地处湘南，风俗浓厚古朴，也是瑶、壮、苗等民族的聚集地，巫楚文化氛围浓郁，地方戏曲比较发达，残雪的妈妈李茵的散文集《永州旧事》² 200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李茵的散文像一幅幅风俗画，细致地描绘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永州的风貌、人事、地方掌故，再现了永州老城的人和街景。大西门繁忙的浮桥，潇湘庙戏台上的汉剧和目莲戏，腰上围一块破布、打着赤膊、身体油光放亮的卖药的瑶族汉子，吴佩孚的北兵粮子（军队），药水中浸泡人体器官的普爱医院，还有开店铺的街坊们：清高的豆腐西施、落魄的清朝把总左老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寡妇与陈汉美。

残雪的妈妈李茵曾在她的著作《永州旧事》里详细地描绘当年永州的风貌，外婆的家就在湘江和潇水两江交汇的地方，那里现今已成为永州市的老街。当年

1 永州、零陵一地两名，我国共有夏代以前的古地名34个，零陵是其中之一。《零陵地区志》称：“‘零陵’是全国唯一出现最早而又沿用至今的地市级行政区域名称。零陵得名于舜葬九嶷山。《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零陵之名从此著称于世，并成为我国出现于夏代以前且沿用至今的重要古地名之一。

2 写作《永州旧事》时，李茵已八十高龄。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她悟性极好。“邓钧洪在长沙一家书店工作时，认识了因逃婚而到长沙的李茵。后来李茵慌不择路地逃到上海，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婚姻，一方面在寻找革命道路。当时李茵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在一家出版社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跑跑腿，打打杂，给人送信，送请柬。她安心地做着这份工作。主管有时给她一大叠请柬，她翻开那些请柬，念着那些名字：田汉、许广平、傅雷、郭沫若、郑振铎、欧阳予倩……主管说，你的任务就是熟悉这些作家的住处，跑熟了，以后有什么事也就方便了。”（引自卓今，《残雪评传》，2008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

有许多戏台子，常常有目莲戏上演，如《劈山救母》《樊梨花》等戏曲。据李茵回忆，永州老街经常有晒成古铜色皮肤的瑶族汉子打着赤膊卖草药。

外婆对现代医院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李茵在《永州旧事》中这样写道：

永州的普爱医院，那是个大医院，很干净，但是货架子上摆的大瓶子都装了些人的心、肝、肺、腰子之类的东西，那时的女人又文盲又迷信，说外国人好歹毒，不敢到那里去看病，所以母亲（残雪的外婆）一讲到医院就摇头壳，孩子有病都到庙里求签，生了十一个孩子就剩下她，她是个毒八字，看得贱，命大没有死。

在外婆的世界里，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界线比较模糊。残雪自己坚信祖先的某些遗传一代一代地传给了她，她这一生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真实地呈现出来。

由于这不可解的矛盾，我的个人生活变得很古怪：我热衷于吸收、玩味一切来自外界的信息，并情不自禁地卷入世俗；同时，我又随时冷酷地斩断自己与外界的种种联系（甚至包括亲属关系）。我不是要当贵族或“闭门造车”，我只是要生活在人类精神的前沿，我珍惜我身上所储藏的多少代祖先留给我的财富，我要健康地活到最后，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开掘的工作。所以，我时常不近人情，因为顾不了那么多了。

也许就是残雪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地方性遗传”，在与西方现代主义发生心灵碰撞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东西。这就是说，她在读现实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雨果的作品，包括读《红楼梦》，都未能达成这种心灵默契。而卡夫卡、但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他们的作品会让她感受到地震般的冲击。

残雪在文坛是出了名的“脾气很怪”，在解释“怪”这一点时，残雪说：“湖

南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怪人多的地方，如果说得不客气，湖南人乖僻，说得好一点，是认真追求什么。而且一旦开始便停不了了。”¹ 这种怪也许就是艺术感。强大的艺术感需要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各种机缘巧合，使得残雪在想象力的训练上不加限制向远处伸展。

残雪的个人习性从小就出奇的古怪，她小时曾患过肺结核，身体超常的瘦，白得没有血色。小学五年级时，身高正常，而体重却不到三十公斤，是全班最轻的。家里来的亲戚朋友，谁见到她这个样子都很吃惊。奇怪的是，身体瘦，体质却好，用她自己的话说：“皮包骨头的体内日夜燃烧着纯净的欲火，不断寻找着突破口”。从本性上说，她是一个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沸腾的激情的小孩，什么事都想尝试，一旦入迷，很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哥哥唐复华（笔名唐俟）曾这样描述童年时的残雪：“残雪从小瘦弱，极其敏感，神经气质，深藏着她的恐惧，她的表现是极为狂傲和怪拗的。她哭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同人吵起来，单瘦的小身子直发抖。短跑和跳高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就像只麻雀一样’，她这样形容自己。比她高大壮实的姐姐拗手劲都拗不过她。”阴郁、沉闷的日常生活，压抑着这个满脑子幻想、梦想着飞翔的孩子，荡秋千是个宣泄的最佳方式。残雪曾一度沉迷于荡秋千，并且是一名荡秋千的高手。秋千越荡越高，她的体内不可遏制的沸腾的激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达。她甚至可以荡得差不多和秋千架一样高或超过秋千架的高度。瘦高的身材，显得空荡荡的衣服顺着秋千的起落随风飘舞，像一片被风刮起的树叶上下翻飞。残雪的童年既是阴郁的、孤独的，又是狂热的、充满激情与爆发力的。

她与世界接触的触角始终是向内的，她反而觉得那些性格外在的孩子多么幼稚。她喜欢一个人沉在内心里遐想。遐想需要把自己分裂，分裂成“我”和“他”，或者一个“我”和多个“他”，“我”和“他（们）”之间展开争论，或敌或友，

1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200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有时妥协有时又是同盟。遐想需要思想排除干扰，目标纯粹，想象高度集中；还要有强健的心智，有力度的穿透。进行小说创作时也是这样，人物的塑造何尝不是自我分裂后的多个“我”。一个人要扮演很多角色。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善于把自己想象成他人，并且认真而又深刻地在假想中体验别人的感受。父亲患心脏病，她想象自己也得了心脏病，半夜起来听隔壁的鼾声。害怕他搬重东西，害怕他跌倒。弟弟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痛苦不堪，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帮他找医生，帮他做按摩。她就这样在父亲和弟弟病痛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也许正是这种禀赋使她日后成为了作家。她在谈及创作感受时曾这样说过：“看来在我还没有开始创作之前，我就已经具备了扮演的基本条件了。然而当我进入到我这种特殊小说的境界里头之际，我才发现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没有原型的扮演。没有原型指的是没有世俗中的原型，我的原型在那混沌黑暗的内心深处。我必须沉下去，沉下去，然后猛一发力，将那不可思议、从未有过的风景在纸上再现。所以很多读者感觉我的作品就像巫术一样，极其古怪，却又有难以言传的吸引力。”这一切实际上在她幼年时期就开始慢慢形成了。在她三四岁时与外婆参加报社的家属会，这个在她看来极其枯燥和无聊的会议，就像站在闷热的大澡堂里，说不出的难受和乏味。她扭来扭去，坐也不舒服站也不好玩，但她很快就撇开了这嘈杂无聊的环境，进入了自己的遐想。在遐想中自由地飞翔、与哥哥斗霸王草，多少好的精彩的故事就在这遐想中完成。她完全沉浸在好故事之中，不记得会议是如何开完的，只记得冗长的发言，扇子的声音，喝茶的声音。

《庄子·齐物论》里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也许是遐想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我即是鱼，鱼即是我。残雪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在内心里营造一个世界。她并不知道日后那将是一个体系庞大的世界，开始只是一点点，然后从小到大，慢慢地编织，一遍一遍地模拟。后来她胃口越来越大，试图创造出一个接近完美的世界，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创造永远只在无限的接近之中，根本没有终点。